

HAMA CHUANQI

[英] 格雷厄姆 著  
任溶溶 译

新世纪出版社

# 蛤蟆传奇



新世纪出版社

# 蛤蟆传奇

[英] 格雷厄姆 著  
任溶溶 译

K. Grahame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蛤 蟆 传 奇

〔英〕格雷厄姆 著

任溶溶 译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3插页 100,000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50册

ISBN 7-5405-0243-6/I·37

定价 2.10元

## 译者的话

作者出于对孩子的热爱，兴之所至，给自己的孩子，或者给朋友的孩子讲个故事，把故事写下来，结果却成了世界千千万万孩子的恩物，成了儿童文学名著，这样的事不是个别的。远的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本是数学家的道奇森给朋友的女儿爱丽丝讲的故事，写下来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发表，轰动一时，流传至今。传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读了这本童话非常喜欢，吩咐把作者的所有著作送给她看，结果送去的竟是深奥的数学著作。近的如《长袜子皮皮》，这故事也是作者阿斯特里德·林格伦给自己生病的女儿讲的，写下来出版大受儿童欢迎，从这部童话开头，她陆续写出许多作品，成了当今最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现在介绍给大家的这部《蛤蟆传奇》（原名《柳树间的风》），也是这样写出来的。

作者肯尼思·格雷厄姆在写这部童话之前，已经是当时一位很有声望的作家。他为了给绰号叫“小老

鼠”的6岁独生儿子讲故事，编了一个以动物为主角的童话。童话一天天讲下去，儿子听得入了迷，连到外地过暑假也不肯去，父亲只好答应用写信方式把童话陆续写给他看。1907年写的厚厚一扎信，就是这部童话的基础，重新写下来，就是这本书。在作者1932年去世后过了19年，1951年，他的遗孀把这些信也出版了，书名叫做《柳树间的第一阵风声》。

不过看惯格雷厄姆的小说和散文的出版商对这部童话并不理解：堂堂一位作家，怎么写起鸟言兽语的童话来了？因此这部童话是几经退稿才出版的。谁知正是这本书从1908年问世起，成了英国一代代儿童的心爱读物，儿童又是要长大的，这本书也就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书。后来英国著名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米尔恩（他的著名儿童诗和童话起先也是为儿子写的）根据这部童话改编成剧本，每年到圣诞节就要上演。这部童话还介绍到了许多国家。在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1858—1919，不是后来的罗斯福）就写过信给作者，说他喜欢这部童话，曾经读了3遍，每一遍都是从头读到尾的。美国动画片大师沃尔特·迪斯尼后来把这部童话改编拍成动画片，于是各国连不识字的孩子也欣赏到这个有趣的故事了。这童话成了一部世界古典儿童文学名著。

作者格雷厄姆于1859年3月8日出生在苏格兰

的爱丁堡，童年十分不幸，5岁丧母，父亲不久也去世了，他几兄弟由亲戚抚养，住到英格兰的伯克郡去。他中学毕业后无钱进大学，20岁进英格伦银行工作。他喜爱文学，用晚上和假日的时间写作。不过他自己说，当时他更爱研究自然，这正好为他后来写这部以动物为主角的童话准备了丰富的材料。在写成这部童话的一年，1908年，他在银行被一个疯子枪击受伤，只好退休。1932年7月6日去世。

这部童话文笔典雅，是地道的英国散文风格。它对大自然作细致描写，还含有哲理。但小读者爱这本书，恐怕更因为是故事情节曲折有趣。书中那个挥霍成性的癞蛤蟆大少爷不断追求时髦，一见新发明的东西就没命地要弄到手来玩：玩游艇，玩马车，玩汽车。迪斯尼在电影里还加上玩飞机，这是很有道理的。童话没有写玩飞机，只因为那时还没有飞机，要是到今天，那位癞蛤蟆大少爷不知还会玩什么新鲜玩意儿呢！他这么挥霍，如不是几个好朋友苦心劝阻，连家产都要给骗掉了。童话对住在水上的河鼠，住在陆地上的獾，住在地下鼹鼠刻划得十分细腻，他们是动物，又是有各自性格的人物。里面写大肚子癞蛤蟆落难，扮胖洗衣妇逃出监狱一节真是妙不可言。这部童话是专为小朋友写的，自然充满了吸引小朋友的有趣情节，一代代英国小朋友喜欢它，世界各国小朋

友喜欢它，就是证明。不过在这部童话里也有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只爱看热闹的小朋友可能还不能领会，甚至不去理它，但随着年龄增大，就渐渐懂得了，会感到亲切。不同年龄的读者从书中得到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乐趣，这就是老少咸宜吧？

上面已经说过，这部童话原名《柳树间的风》，根据责任编辑和部分小读者的意见，译者同意把书名改为《蛤蟆传奇》。

任溶溶

## 目 录

- |    |              |     |
|----|--------------|-----|
| 一  | 河岸           | 1   |
| 二  | 公路           | 16  |
| 三  | 原始森林         | 32  |
| 四  | 獾先生          | 47  |
| 五  | 温暖的家         | 63  |
| 六  | 癞蛤蟆先生        | 82  |
| 七  | 黎明时的吹笛人      | 99  |
| 八  | 癞蛤蟆的冒险       | 111 |
| 九  | 流浪者          | 127 |
| 十  | 癞蛤蟆继续历险      | 146 |
| 十一 | “他的眼泪像夏天的骤雨” | 167 |
| 十二 | 尤利西斯的归来      | 187 |



## 一 河 岸

一整个上午，鼯鼠忙得不亦乐乎，在他家那间小屋里拼命地大扫除。先是用扫帚，接下来用掸子，然后拿着一把刷子、一桶石灰水爬上梯子，爬上椅子，一直弄到喉咙眼睛都是灰，全身的黑毛上溅满石灰水，背脊疼，胳膊酸。春天的气息飘在天上地下和他周围，甚至钻进他这又黑又低矮的小屋子，带来春天那种神圣的、使人感到不满足和渴望追求什么的精神。这就难怪鼯鼠忽然把他那把刷子扔在地上，说着“讨厌！”“噢，去它的吧！”以及“该死的大扫除！”，连穿上衣也等不及，就冲出了屋子。在他的头顶上，地面上有什么东西在紧急地呼唤他，他钻进陡斜的狭小地道，向上面小石子车行道爬去，这车行道是属于住得离太阳和空气更近的动物们的。就这样，他用他的小爪子忙着又是扒，又是挖，又是掘，又是抓，接着又是抓，又是掘，又是挖，又是扒，嘴里一个劲儿地叽哩咕噜说着：“我要上去！我要上去！”直到最后，卜！他的鼻子伸到了太阳光里，在一片大草地上，他在热烘烘的青草中打起滚来了。

“真好真好！”他自然自语说，“这比刷石灰水好多了！”太阳光晒热他的毛皮，微风吹拂他晒热了的脑门。在

地下蛰居得太久，听觉迟钝了，快活小鸟的欢歌声进入他的耳朵，就像是大轰大叫。在生活的喜悦中，在不用大扫除的春天欢乐中，他同时用4条腿蹦跳起来，一路跑过大草原，一直来到远远那头的灌木树篱那里。——

“停止！”一只老兔子从树篱的缺口处说，“通过私人道路付6便士<sup>①</sup>！”可是他一下子就被不耐烦和看不起他的鼯鼠吓了一跳，鼯鼠根本不理他。顺着树篱边快步走过，还戏弄其他从洞里急忙钻出头来看看外面吵闹些什么的兔子。“洋葱酱<sup>②</sup>！洋葱酱！”鼯鼠嘲笑他们说，而那些兔子还没想出一句十分满意的话来回敬他，他已经跑得不见了。于是这些兔子开始互相埋怨。“瞧你多笨！你为什么不告诉他……”“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说……”“你本可以提醒他……”如此等等，都是老一套；可是不用说，埋怨也没用，已经太晚了，事情也总是这个样子。

一切看去好得叫人不相信。鼯鼠急急忙忙地走到东走到西，穿过一块块草地，走过一道道灌木树篱，钻过一个个矮树丛，到处看到小鸟在造窠，花在含苞，树叶在发芽——所有的东西都快快活活，生机勃勃，全不闲着。他倒没有感到良心责备，没有感到良心在悄悄叫他：“回去粉刷吧！”却只觉得在所有这些忙人当中做一个唯一的懒汉太快活了。再

<sup>①</sup>便士是英国货币名，旧制240便士等于一英镑，1971年改制后100便士等于一英镑。

<sup>②</sup>吃兔肉习惯加洋葱酱。

说，一个假日的最好时刻也许不是躺下休息，而是去看看其他人忙着干活。

他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一下子站在涨水的河边，这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快活得无以复加了。他一生中从未见过河——这又光又滑、弯曲蜿蜒、鼓鼓涨涨的动物，又是追，又是咯咯笑，咯咯笑着抓起一样东西，又哈哈笑着把它放下，向另一个游戏伙伴扑去，新伙伴刚要挣脱身子，又被它抓住了。一切都在摇动和颤抖——闪闪烁烁，粼粼发光，奔泻涡旋，潺潺细语。鼯鼠真是看入了迷，神魂颠倒。他在河边狂奔，就像一个人很小很小的时候，在一个用迷人的故事把人迷住的人身边狂奔一样。他奔来奔去，最后累了，在岸边坐下，河依旧在不停地对他潺潺细语，悄悄地讲述世界上最好听的故事，它们来自大地的心底，最后要去讲给永远听不够的大海听。

当他坐在草地上遥望着河对面时，忽然看到对岸有一个黑洞，就在水边上面一点，于是梦想起来：一只动物如果没有什么要求，却喜欢住在位于最高洪水线以上的小巧河边住宅里，离喧声和灰尘远一点，那么，这个洞该是个多么舒适的住所啊。他正这么盯住它看，似乎有一样发亮的小东西在洞的深处一闪，不见了，接着又是一闪，像颗小星星。但地方不对，这不可能是颗小星星。说它是萤火虫吧，又太亮太小了。他正这么看着，它对他眨了眨，这就说明那是一只眼睛，一张小脸开始在它周围渐渐扩大，就像一个镜框围着一幅画。

这是一张棕色的小脸，上面长着小胡子。

这是一张严肃的圆脸，上面那只最先吸引他注意的眼睛依旧在闪亮着。

两只好看的耳朵和一层浓密光滑的毛。

这是河鼠！

接着，这两只动物站在那里慎重地互相打量。

“你好，鼯鼠！”河鼠说。

“你好，河鼠！”鼯鼠说。

“你想到这边来吗？”河鼠紧接着问他。

“噢，聊聊天倒很不错，”鼯鼠十分性急地说，河、河边生活和河边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太新鲜了。

河鼠不说话，只是弯下腰解开一条绳子，把它一拉，然后轻轻地跨进一只小船，这小船鼯鼠先倒没看到。这只小船外面漆成蓝色，里面漆成白色，大小正好坐两只动物。鼯鼠的整颗心马上飞到了它那里，尽管他还不完全明白它的用处。

河鼠利索地把小船划过来，在岸边拴好。接着在鼯鼠极其小心翼翼地下船时，他伸出了前爪。“拉住它！”他说，“好，快把脚踏下来！”鼯鼠只觉得又惊又喜，他当真坐在一只真船的船尾上了。

“今天是个呱呱叫的好日子！”当河鼠推船离岸，又划起桨来的时候，鼯鼠说。“你知道吗，我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坐过船呢。”

“什么？”河鼠张大嘴巴叫起来。“从来没有坐过……你从来没有……这个，我……那么你一直在干些什么呢？”

“坐船就那么好吗？”鼯鼠不好意思地问，虽然他差不多已经准备好相信是这样了，因为这时他向后靠在他的座位上，仔细看那些坐垫、船桨、桨架和船上所有迷人的用具，并且感到小船在他身体下面轻轻地摇来晃去。

“岂止是好？坐船是绝妙事情，”河鼠一边俯身向前划桨一边严肃地说。“相信我的话吧，我的年轻朋友，再没有一件事情——绝对没有一件事情——能像划船那么值得干了，连一半也及不上。就是划船，”他做梦似地说下去，“划……船，划……”

“当心前面，河鼠！”鼯鼠猛然大叫起来。

可是叫得太晚了。小船已经猛地撞到岸上。那沉浸在梦想中的快活划船者一下子倒栽葱仰卧在船底，两脚朝天。

“……船，划船……或者摆弄船，”河鼠继续镇静地说，快活地大笑着爬起来，“在船里面或者在船外面都没有关系。看来实在什么关系也没有，妙就妙在这里。无论你离开也好，不离开也好，到达你的目的地也好，到了别的地方也好，甚至什么地方也不到也好，你总是忙个不停，可也从来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把一件事情做完了，总是又有别的事情接下来要做，你高兴就可以去做，不过你最好别去做。你听我说！要是你今天上午真没有什么事要做，我们就一起顺流而下，坐它一天船好吗？”

鼯鼠快活之至，快活得把他的脚趾晃来晃去，张开胸膛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快快活活地靠到后面松软的靠垫上。“我将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啊！”他说，“我们马上

动身吧！”

“等一会儿！”河鼠说。他把系船索穿进码头上的环扣住了，爬到他上面的洞里去，转眼又出来，给一个装满午餐的柳条篮子赘得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

“把它推到你的脚底下去，”他把篮子递到下面船上时对鼯鼠说。接着他解开系船索，又拿起桨。

“篮子里面是什么？”鼯鼠好奇得扭来扭去问道。

“里面有冷鸡，”河鼠简短地答道，“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小黄瓜色拉法国面包卷水芹三明治罐头肉沙示汽水柠檬汁苏打水……”

“唉哟，别说了，别说了，”鼯鼠高兴得发疯，大叫着说，“太多了！”

“你真这么想吗？”河鼠一本正经地问。“这只是我出去作小小旅行时经常带的东西。别的动物却一直说我是个小小气鬼，太扣门！”

他说的话鼯鼠连一个字也没听到。鼯鼠给正在开始的这种新生活吸引住了，陶醉在水上的闪闪光点、涟漪、香味、声响和阳光之中，把一个爪子放到河水里，做起长长的白日梦来。河鼠真是个好小伙伴，不停地划着桨，忍耐着不去打扰他。

“你的衣服我喜欢极了，老伙计，”过了半个钟头左右河鼠说，“有一天我一买得起，我就要去给自己弄一套穿了吸烟的黑天鹅绒衣服。”

“对不起，请问你在说什么？”鼯鼠拼命集中起注意力

说，“你一定以为我这个人非常失礼，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新鲜了。这么说……这……就是……一条……河！”

“这条河，”河鼠纠正他的话说。

“你当真住在这条河的河边吗？多快活的生活啊！”

“住在河边，河外，河上，河里，”河鼠说，“它是我的兄弟和姐妹、姑姑和婶婶、伙伴和朋友、食物和饮料，不用说，还是洗东西的地方和游泳池。它是我的世界，我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它所没有的东西都不值得有，它所不知道的东西都不值得知道。老天爷！我和河一起过的日子多么好啊！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春天还是秋天，全都有它的乐趣和好玩的事。二月涨水，我的地下室灌满了水，这对我没好处，棕黄的浊水在我最好的卧室窗前流过；不过后来等到水全都退走，露出一滩滩烂泥，闻着有葡萄干蛋糕味，杂物和杂草堵着河道，我就可以在这些杂物杂草堆上干的地方闲逛，找到新鲜的食物吃，找到粗心的人从船上落下的东西！”

“不过有时候不是有点儿乏味吗？”鼹鼠大胆问道。

“只有你和这条河，没有人可以谈谈话？”

“没有人可以……嗯，我不该对你太严厉，”河鼠忍耐着说，“你对它陌生，当然不懂得。河岸近来太挤了，因此许多人都一古脑儿离开这儿。噢，一向根本不是这样的。水獭、鱼狗、鸬鹚、红松鸡，它们全都差不多整天在这儿，老是要你做点什么事情——好像别人就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似的！”

“那边一片是什么？”鼹鼠挥动着一个爪子指着一片林

子问道，那林子黑黑地围着河一边的水草地。

“那个吗？噢，那不过是原始森林，”河鼠简短地说。

“我们这些河边居民不常在那里。”

“他们不是……住在那里面的不是很好的人吧？”鼹鼠有点紧张地问。

“这个嘛，”河鼠回答说，“让我来想想看。松鼠很好。至于兔子嘛……有些很好，不过兔子有好有坏。接下来当然还有獾。他住在林子深处，就算你给他钱他也不会住到别处去。亲爱的老獾！没有人去打扰他。他们也最好别去打扰他。”河鼠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

“为什么，谁会打扰他呢？”鼹鼠问道。

“这个嘛，当然……那里……还有别的东西，”河鼠吞吞吐吐地解释说，“黄鼠狼……还有鼬鼠……还有狐狸……等等等等。他们一般说来还可以……我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大家碰在一起过上那么一天，就这样……不过他们有时候会突然反脸，这用不着否认，那就……对了，你不能真正信任他们，这倒是事实。”

鼹鼠很清楚，老这么谈今后可能有些麻烦，而且哪怕是暗示一下，都是不符合动物的规矩的，因此他改变了话题。

“那么在原始森林的那一边又是什么呢？”他问道。“那里一片蓝色，模糊不清，看上去可能是山，也可能不是，有点像城市的烟，或者只是浮云吧？”

“原始森林的那一边是广阔的大世界。”河鼠说，“这个大世界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我从未去过那里，也永远不



会去，如果你还有点脑子的话，你也不会去。请别再提它了。好！终于到回流的地方了，我们就在这里吃中饭吧。”

他们离开了主流，这会儿划进一个地方，它乍看上去像是一个被陆地环抱的湖泊。它两边是绿色的草坡，平静的水下闪现着像蛇一样弯弯曲曲的棕色树根。在他们前面是一个堤坝，那儿银波翻滚，泡沫飞溅，并排是个转动不停的水车轮子，滴着水，水车轮子又带动在一座有灰色三角墙的磨坊里的磨盘，使空气中充满一种催人入睡的嗡嗡声，又单调又沉闷，然而里面不时响起很轻很清脆的快活说话声。实在太美了，鼯鼠禁不住举起两只前爪，气吁吁地叫道：“哦唷！哦唷！哦唷！”

河鼠让船拢岸，拴好，帮助还不习惯的鼯鼠安全上了岸，拿出中饭篮子，甩到岸上。鼯鼠请求河鼠由他来打开饭篮，河鼠很乐意满足他这位朋友的请求，自己在草地上伸开四肢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让他那兴奋的朋友抖开台布，摊好，把所有神秘的一包包拿出来，把包里的东西分别摆在台布上。鼯鼠每发现一样新东西，嘴里依然气吁吁地叫道：“哦唷！哦唷！”等到食物全摆好了，河鼠说：“吃吧，老伙计！”鼯鼠实在太乐意遵命了，因为他今天一大清早就动手进行他的大扫除，根本没有停下来吃过东西喝过茶，换了诸位，也是会这么干的。在那离开已经很久的时刻以后，他又经历了那么多事情，那时刻从现在看来，都像是过去很多天了。

“你在看什么？”河鼠问他。如今饥饿已经煞住一点，鼯鼠的眼睛可以离开台布向外动动了。